

芭坛奇葩舞中华

海上谈艺录

胡蓉蓉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杨洁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芭坛奇葩舞中华

杨洁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芭坛奇葩舞中华 / 杨洁著. — 上海 : 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 2013.5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1221-1

I. ①芭… II. ①杨… III. ①胡蓉蓉 - 评传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807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上海出版发行集团资助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郭燕红

责任编辑 吴 迪 胡 捷

特邀编辑 孙建成 司徒伟智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芭坛奇葩舞中华·胡蓉蓉

著 者 杨洁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221-1/J.796

定 价 3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书图片由传主方提供, 如有异议, 请与本社联系。



舞蹈艺术家胡蓉蓉(80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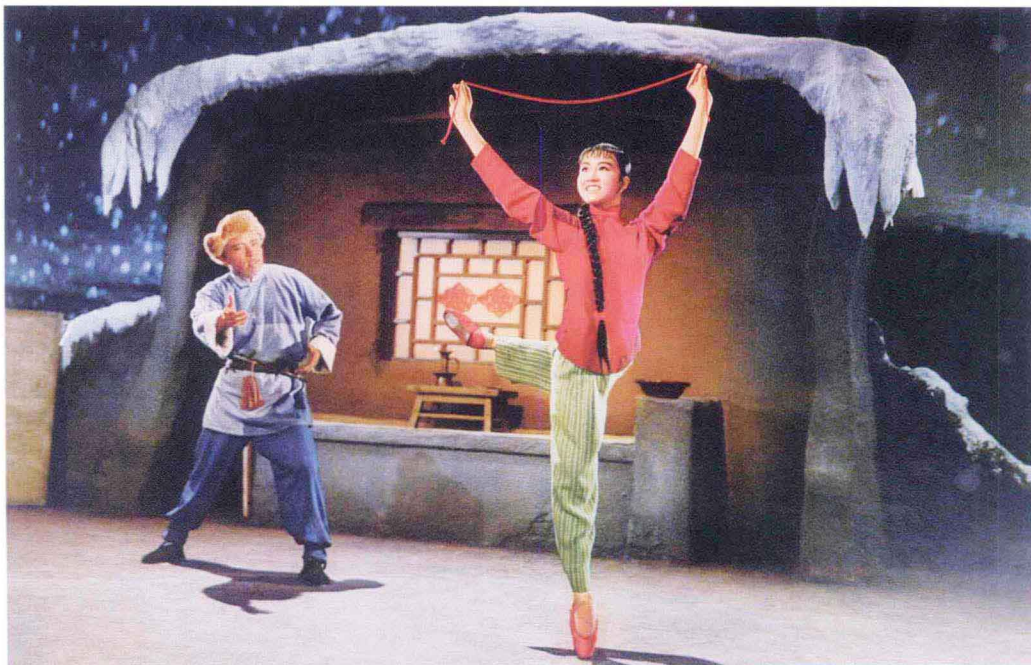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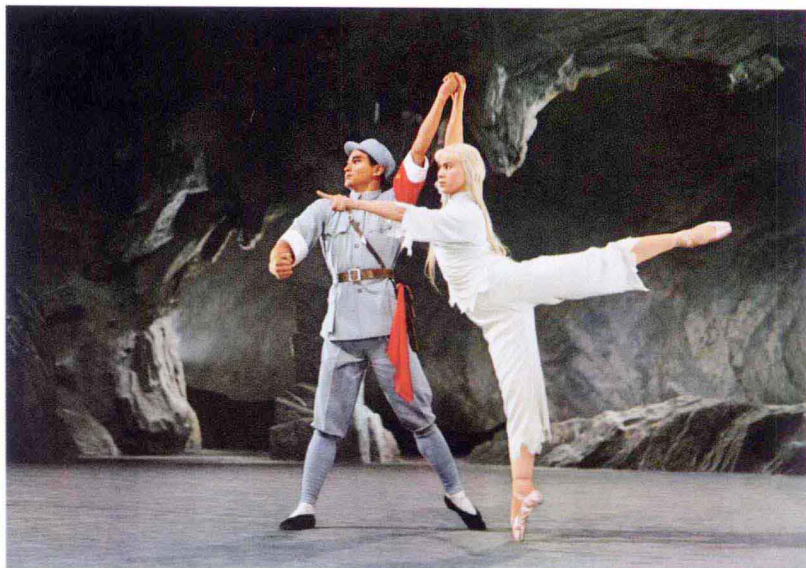


1984年胡蓉蓉与丈夫罗祖道在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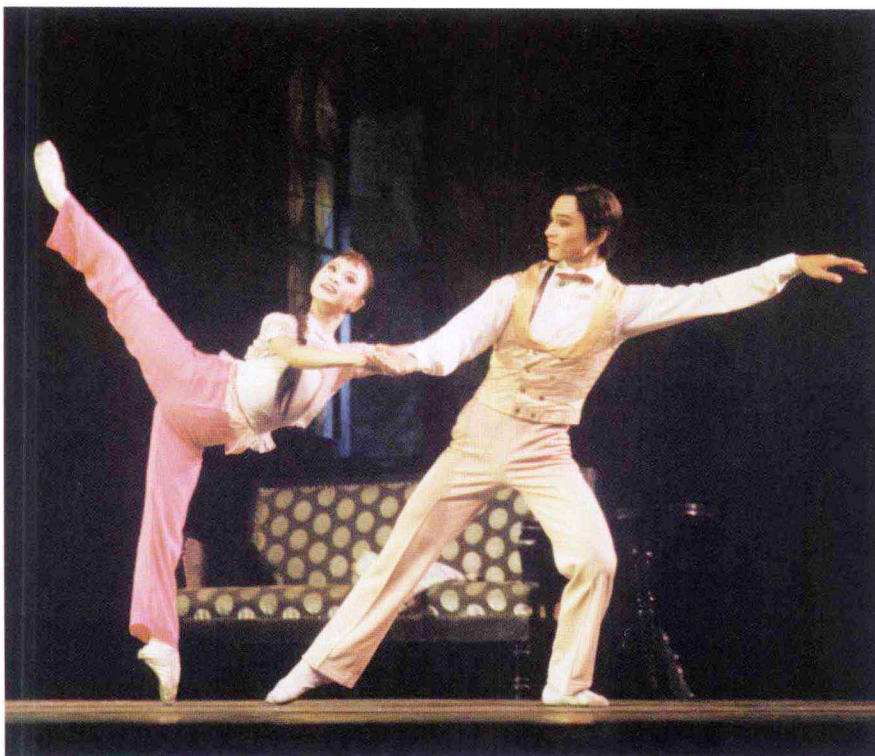


上海市舞蹈学校1992届芭蕾舞毕业生与胡蓉蓉名誉校长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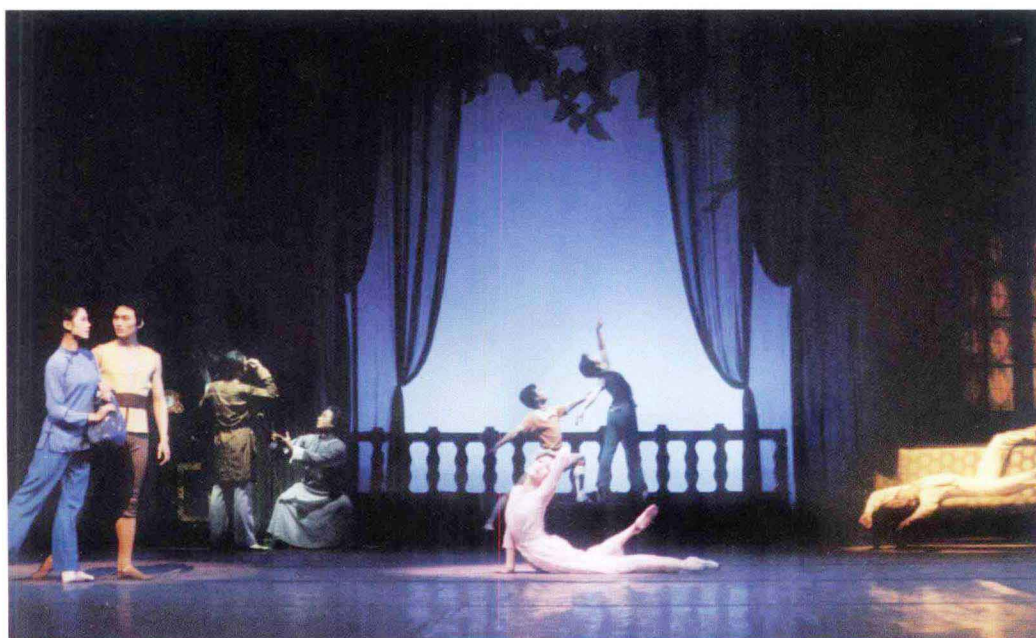
《白毛女》“山洞重逢”剧照。演员凌桂明、石钟琴



《白毛女》“喜儿家之红头绳舞”剧照。演员董锡麟、茅惠芳



《雷雨》第一幕剧照。演员汪齐风、杨新华



《雷雨》尾声剧照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杨振武

副主任 陈 东 施大畏 宋 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汝刚 王依群 杨振武 何承伟 宋 妍

沈文忠 迟志刚 张元民 张建亚 张晓敏

陆在易 陈 东 尚长荣 周志高 胡国强

施大畏 凌桂明 程海宝 谭晶华 穆端正

策 划 宋 妍 张晓敏 沈文忠
统 筹 倪里勋 郭燕红

“海上谈艺录”丛书顾问委员会

主 任 王仲伟

副主任 吴贻弓 杨益萍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伟 江明惇 杨益萍 吴贻弓 何 麟

周慧珺 戴炜栋

目 录

艺术访谈

中西结合，学以致用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艺术之家	(019)
第二章 璀璨童星	(031)
第三章 潜心习舞	(050)
第四章 初为人师	(064)
第五章 上戏十年	(076)
第六章 梦想成真	(089)
第七章 打造经典	(103)
第八章 雨过天晴	(119)
第九章 新的使命	(132)
第十章 美幻《雷雨》	(145)
第十一章 雷声隆隆	(163)
第十二章 心灵家园	(181)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201)
后 记	(208)

艺术访谈



芭蕾是一门很美的西洋艺术，如何让它在中国生根发芽，从根本上需要解决一个“用”的问题。这个“用”，就是创作和舞台实践。洋芭蕾你要扎扎实实学到家，否则人家不承认。中国的舞蹈艺术你也要会，这样和那些仅跳外国舞蹈的人相比，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既要会跳芭蕾舞，又要会跳中国舞；既要实习西洋剧目又要实习中国剧目，在实习中提高舞蹈技巧，锻炼塑造人物的能力。我这一辈子，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通过不断的创作和舞台实践，让我的学生爱上芭蕾，并把这份热爱，传播给更多的中国观众。

——胡蓉蓉



《白毛女》获二十世纪经典舞蹈作品奖

中西结合，学以致用

时间：2010年7月8日 下午 雨

地点：胡蓉蓉家

被采访人：胡蓉蓉

采访人：杨洁

胡蓉蓉老师的居所是一套二室一厅的老公寓房，坐落在繁华的南京西路上。虽然墙面已经有些发黄，地板也略显斑驳，却是整洁雅致，一如墙上牌匾所书：清幽。房内的桌子上、钢琴上、沙发边，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盆花，错落有致，把屋子装扮得生机盎然。客厅的四周，陈列着胡老师不同时期的照片和各式各样的奖杯，连起来，分明就是胡老师一生的缩影。

知道我要来，胡老师提前把房间里的空调开到了最舒服的温度，桌上也已为我准备好了一杯凉水。因为工作的关系，胡老师多年来养成了不太喝水的习惯。她怕说话时忘了给我倒水，所以在谈话前就早早地帮我把水加满。

胡老师十分健谈，说起话来绘声绘色，滔滔不绝。我担心她的身体，所以谈话便自然从她的健康开始。

一、生活和家庭

杨洁（以下简称杨）：胡老师，您看上去气色不错，病情是不是控制得还比较理想？

胡蓉蓉（以下简称胡）：很多人都这么说，可能我身体底子还是蛮好的。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常常有一顿没一顿，胃病我是一直有的，不过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腰酸背痛，后来有一点腰痛了，我只当是人年龄大了的正常现象，也没在意，没想到竟然是癌症转移到骨头上了。现在身上好多地方都有癌细胞了，我每天要吃好

多药，这些药副作用蛮大的，你看我这手上脚上皮肤都变得又硬又干，肾脏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没办法，实在不行就吃吃停停，听医生的。我现在也不想这些，随便它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样样营养都补充一些。老想着这毛病非得把自己吓死不可。

杨：您真的很坚强很乐观！癌症病人心态最重要了！我听说有的人心态好，加上科学的治疗，癌症倒是奇迹般好了，真希望您也能早日康复！

胡：谢谢你！

杨：您现在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胡：我一般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冬天稍微晚些。白天就看看书，找些材料，写点东西。现在文联一直给我寄《上海戏剧》、《上海采风》等杂志，上面有很多我比较熟悉的人或事，看看他们的经历也蛮有意思的。晚上我会看看新闻，电视节目也随便看看。我原本是一个在家闲不住的人。没生病前我一般上午料理好家务事，下午就出门参加外面的各种活动了。现在没办法了，医生说我特别容易骨折，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杨：胡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二三十年代，芭蕾对许多中国人来讲是很新鲜的一种西洋舞蹈，知道的人不多，学的人恐怕更少，您家人怎么会让您学习这种舞蹈呢？

胡：我爸爸和哥哥思想都很开明，他们喜欢艺术，也比较能接受西洋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芭蕾舞是很高雅的艺术。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内，家附近恰巧有索考尔斯基的芭蕾学校。我家人见我喜欢跳舞，便送我去那里学芭蕾。我学芭蕾完全是出自兴趣，而非父母所逼，我就是喜欢芭蕾，特别的热爱，所以学习非常勤奋。后来知道芭蕾演员在身材上有许多要求，自己当芭蕾演员也未必合适，所以更喜欢做芭蕾教师了。

杨：您说得没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您的谈话中听得出，上海这个大环境对您从事芭蕾事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索考尔斯基的芭蕾舞学校。

胡：是的。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中外交流多，来的国外舞蹈团多，可以见到很多外国专家级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外国人办的舞蹈学校，观摩学习机会多。索考尔斯基芭蕾学校提供了我很多舞台实践的机会，除了每年的汇报演出，还有俄国芭蕾舞团频繁的演出。我跟着这些外国优秀芭蕾舞演员一起跳舞，在实践中进步很快。这些演出也培养了我对芭蕾的兴趣，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杨：无论是《白毛女》还是《雷雨》，音乐和舞蹈的配合都广受好评，看得出您的音乐修养很是深厚，想来这和您家庭的氛围也是分不开的吧？

胡：确实如此。我们一家人都喜欢音乐。小时候我爸爸还给我们买百音琴，每天晚上我们几个小孩子都是听着百音琴的音乐睡觉的。家庭音乐熏陶对我们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家里出了很多搞音乐的。我大哥大嫂都很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大嫂后来出了好多唱片，和音乐圈子很熟，像陈歌辛、聂耳等很多有名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家的常客。大哥经常为大嫂填词，他们的女儿后来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琴教师。二哥在圣约翰大学读经济专业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到国立音专（即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学习法国号和大提琴，还经常在家里放交响乐给我和弟弟妹妹们听，边听边为我们介绍，例如这部交响乐的作者是谁？主题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主题？等等，引导我们欣赏。我大姐和大弟弟后来也都是音乐教师，小弟弟是上海交响乐团低音提琴的首席，我侄子胡咏言是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乐队学院院长兼艺术总监。

杨：在旧中国，女人能读到大学的很少，您却从小学一直读到了大学，而且成绩优秀，能谈谈您的学习经历吗？

胡：我进的学校都是家附近的教会学校。从初中起，我一直都是自己选学校，想想蛮有意思的，选的都是女子学校。初中是威海路的智仁勇女中，高中是淮海路的启秀女中。里面很多女老师虽然是中国人，外文都说得很好。后来我又调到上海女中读了，离家更近一些。我那时候脑子里就是跳舞，读哪个学校已经无所谓了。我考进的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是外国人开的学校，用英文上课。

杨：都用英文上课，您听课会觉得费力吗？

胡：我从小跟着外国老师学习，周围的小朋友也多是外国人，我母亲英语非常好，我初高中也都学过英语的。所以听英语上课没问题。

杨：您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学的是社会学，怎么会想到报考这个专业呢？

胡：我觉得了解社会蛮有趣的，就报考了，也没多想。

杨：您小时候一直都是学习西洋舞蹈，后面怎么又会喜欢上中国舞蹈呢？

胡：中国的舞蹈也很美呀！我表姐一家人都喜欢京剧，常带我去看。后来我演《小侠女》的时候，里面摆的一些架势就受到京剧的影响。中学时代看京剧四大名旦传记的时候，我发现外国的芭蕾和中国的戏曲在很多方面有类似之处。方传芸老

师教我戏曲中的一个片段，让我对戏曲有了更感性的认识。艺术都是相通的。其实只要是舞蹈我都喜欢的，都愿意学。

杨：除了跳舞，您平时一般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胡：我很喜欢看书。我大哥酷爱文学，喜欢买书买报，家中书非常多。初高中时我就读了很多文学书，像《蜕变》、《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恩仇记》、《飘》、《简·爱》、《红与黑》、《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激流三部曲》、《雷雨》、《红楼梦》、《日出》、《原野》等。中外名著我都爱看，曹禺的剧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所以后来才会想到把《雷雨》排成芭蕾舞剧，想用芭蕾来表现其中的人物。实际上，曹禺的《日出》里面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可以用芭蕾舞剧来表现。我还喜欢看名人传记，像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等艺术家的传记我都看过。我看这类书的时候总是很兴奋，觉得很能激励人。我特别爱看女人的传记，像宋庆龄三姐妹的传记、锦江饭店女老板的传记等等，她们成功很不容易，我很受启发。后来工作忙，我看这些书的时间就少了，但我一直订阅《文汇报》，上面文艺消息很多，文化方面的事情，我比较关心。我对烹饪、编织、针线活也很有兴趣，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插花，我也蛮喜欢的。为了插花，我还买了各式各样的花瓶。

二、芭蕾教育

杨：您从事芭蕾教育几十年，为我国培养了茅惠芳、石钟琴、汪齐凤、辛丽丽、杨新华、蔡丽君、蔡一磊等许多拔尖芭蕾人才，能谈谈您的教育体会吗？

胡：一名好老师，要知道如何科学地提出教学基本要求，要善于发现问题，而且会解决问题，因材施教，边实践边学习，边探索边提高。优秀的校长、老师都不是教出来的，都是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我很喜欢做老师，一辈子没离开过课堂，除了舞校的芭蕾课，上海体校、歌剧院、儿艺、行知、音乐学院歌剧班等许多地方我都去上过课。66届学生毕业后成立《白毛女》剧组，我也一直给他们上课。我到芭蕾舞团后也坚持给演员上课。

教课的同时，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根据学生和演员的特点来编舞。吃饭的时候，故事、旋律都在我脑子里转。我的兴趣就在舞蹈上，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在教学中创作，在创作中教学，慢慢就融会贯通了。

芭蕾教学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编组合，加入一些辅助动作、连接动作，把需要掌握的基本动作连接起来，组成一段舞蹈，这也就是编教材，这是很讲究教学方法